
英 國 人

著 亞 洛 莫 · 國 法

譯 元 占 陳

John P. ...

“庫文進改”

10

行 發 社 版 出 進 改

庫 文 進 改

—10—

人 國 英

著亞洛莫・國法

譯 元 占 陳

行 發 社 版 出 進 改

英 國 人

正角陸元肆價實

著者	法國·莫洛亞
譯者	陳占元
發行者	改進出版社
永安	西大路 長汀：中山路
南平	中正路 沙縣：中山路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經售者	各地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目次

一	固定的體制	一
二	新的風俗	七
三	性格的成份	一一
四	英國人的性格	二三
五	制度：君主政體	三六
六	制度：國會	四三
七	外交政策	四九
八	宗教	五三
九	英國的教育	五九
十	英國人的娛樂	六六
十一	金字塔	七二
十二	結論	七九

一 固定的體制

我所想喚起的第一個意象是一個十分古舊的國家的意象，在那個國家裏面時間保存着過去的裝飾。走過南方的州郡，看見這些古舊的房子，這些嵌着四周飾以鉛質薄片的小玻璃方格的窗戶，這些鍍金的日規，這些起着古老名字的客店：「英王之徽」，「王后之徽」，「星與武士」，「豚與笛」，旅客間或以爲置身伊里沙伯女王的時代。

在走出佛郎道(Flandres)鄉間初履英陸的法國人，這種感覺尤其強烈。佛郎道不幸，由於它的地理上的位置，是歐洲的戰場之一。多少次入寇，多少次進攻和反攻，踐踏過我們的鄉村和城市，因此想在法國找到自從十五或十六世紀以來完全未經摧殘過的

城市，蓋不數見。我們還保存着崇煥的紀念碑，墳裏和那裏還有幾條完整的街道，幾個古舊的市鎮，但在我們的鄉間是例外的，在蘇息士(Sussex)或在殊理(Surrey)，却成爲慣例。

試訪英國的書院吧：溫采斯忒(Winchester)，伊頓(Eton)，夏勞(Harrow)。那些橡木的小書桌，殘舊到祇賸了一塊薄板，數百年來沒有經過掉換。在溫采斯忒，唯一的建築是一間退修院，建於一九一八年後，這間退修院本身也馬上成爲一種傳統的起源和所在。那兒的規矩是(往後幾百年間也是)，在你走進那裏的當兒，須去帽向歐戰死者致敬。在伊頓書院，那是英王亨利六世創於一四零年的，創辦人的紀念日，在六百年後，依然於六月四日慶祝。一九一四年歐戰期間，在後方的小城鎮，甚至在戰壕裏面，仍可見到六月四日的宴會，其時一旅，一團的伊頓校友，聚集在一起咒咀敵校夏勞，并且馴襲德國人的“Gott strafe England”(「上帝降禍英倫」)，師部與師部之間互投電報：“Gott strafe Harrow”(「上帝降禍夏勞」)，這是幽默的一個例證，同時也是英國傳統思想的一個例證。

在夏勞學校，他們會領你去看那個約櫃，看夏勞的禮拜堂，那是一間古老的課堂，在板壁上面，數不盡的系代鐫上他們的名字。在威斯敏士忒(Westminster)學校，往日

由僧侶藉他們寺院之力而創立的。學生們，自從年湮代遠，在狂歡節最後一日彼此扭作一團去搶一塊薄餅。在同書學校，而且也是自從許多百年來，每年在書院的公共寢室之一用拉丁語演一齣戲。在一個英王加冕的時候，威斯敏士的學生還有一種權利，他們所決不放棄的，就是在英王英后步入寺院的當兒用拉丁語向他們歡呼。

大學的由強和敬事傳統，比之學校沒有遜色。劍橋是世界最現代化的科學研究中心之一；在牛津的宗師和徒生裏面，有不懂最激進的學說的思想家。可是在牛津一如在劍橋，建築的風格和人類習俗是不變的。學生在飾以主教和帝王的肖像的哦特式的廳堂晚膳；致師高懸設在台上兩桌子；膳前，院長用拉丁語作一個短的禱告。

大學如是，差不多所有英國的社團亦莫不如是。英國人享受一種非常的自由，但是在不可侵犯的傳統的庇護之下。國會的尊嚴賴習俗的嚴格以維持。主席(Speaker)穿黑袍和戴白的假髮。演說者祇向主席發言。在他的大椅腳下，一六四九年來，是同一的銀杖，細工所作的沉重的器皿，門吏肅慎戒懼把它安置或拿開，視乎國會作小組會議或開常會。每個議員進出要向「那張大椅」鞠躬，陳天主教徒向祭司鞠躬。

議會最奇怪的傳統之一，導源於一六零五年。蓋·福克斯(Guy Fawkes)圖炸國會的行為。藉他的同謀者的助力，他在國會的地窖裏堆起一桶一桶的火藥。陰謀破獲了，

蓋·福克斯處死刑。但是十一月五日，陰謀破獲的紀念日，仍爲一個爆竹和烟火使倫敦的街巷熱鬧的節日，及每年國會重開，還可見到一個議員的代表團，後面跟着一些羽林軍(Yeo men of The King's Bodyguard) (這些守望倫敦塔穿着離奇古怪和古香古色的制服的衛士)，察看威斯敏士塔的地窖，防止又一個蓋·福克斯把火藥埋在那裏。

「這可說是。」雪菲里雍(Chevillon)先生說，「顛撲不破地支配着沒有存在理由的行動機械的聯帶行爲之一：顯然是無理取鬧。」衛士和議員都知道威斯敏士塔的地窖裏面沒有火藥，但「這樣的手勢，使人想起英國過去的日子，却深入英國人心。這樣反覆做着，他們彷彿就是三百年前的英國人了：骨子裏，各人十分知道喬治五世的英國跟斯刁滑(Stuarts)和條陀(Tudors)的英國根本兩樣。英國人和我們一樣都喝每年的酒——有時喝一種這麼新的酒，我們的牙都酸了——但是他們喜歡放在舊瓶裏面纔喝。」

英王和王室保存着一種完好無缺的威信，這種威信在近百年來甚而擴大了。在嘉貝利(Gadbury)朱古力製造廠裏面，那兒每盒糖東上面都有一個圖像，我注意到這些圖片的人物對於銷路最爲重要。一條老狗，一個田莊，能引動英國羣衆；一對癡情兒女，在劇場裏面，會使別的癡情兒女垂青；但是一個英王的肖像可以推銷許多百萬盒糖果。祇有英王太子(1)和年幼的伊里沙伯公主(Princesses Elisabeth)能與英王抗衡。在城鎮最

小的電影院裏，觀衆起立靜聽的英國國歌，在戲終時再創出一種國家的和集體的紀律。

在軍隊裏面，每個旅團對於他們歷史上的習俗信守不渝。某旅在背後馱着一條黑帶，紀念他們負了很久的誓（威爾斯鎗手）。某旅有着向英王獻爵不用站起來的奇怪的特權。關於這種習俗的起源，言言人殊。這個旅團的朋友說這種權利是用以報答他們的忠誠；嫉忌者則說那些軍官在國王之前喝醉了，國王審慎請他們不用起立。但是傳統的起源說是聚訟紛紜，這種傳統却仍舊得人尊重。當一些法國軍官被這個旅團正式邀請聚餐的時候，旅長對他們說：「我很窘。我們不能站起來向英王獻爵；這是規矩；但是我們怎樣向貴國的總統獻爵呢？」這個問題的嚴重在他似乎不下於它的難於解決。他終於拾起愁容滿面的前額：「我相信我有辦法，」他說。「我們，坐着，向英王獻爵；我便宣佈席終；我的軍官走出去一會兒；然後他們走回來，不復以本族軍官的資格，却以普通英國公民的資格，我們一起站着，向貴國總統獻爵。」

到處都祇是傳統的手勢，象徵的儀節，這些行爲在今日不復有直接的用處，可是英國人樂得這樣做因為他們一向這樣做。在許多教區裏面，他們遵守着 *beating of the bounds*（勘界）的奇風異俗，在英王阿勿雷特（*Alfred*）時代，地圖尚未存在，每年在基督昇天日或在新年週，這種習俗要來勘定鄉村的邊界。教區的司鐸領導所有十四或十五

歲的男孩列隊環繞教區四周，他們手執綠色細枝，敲擊他們鄉村的界石。領着這些孩子這樣踽踽，他們的目的在於給未來創造一些見證。爲的使孩子們牢牢記住，人把他們的頭撞在石上，有時甚至將他們毆打，事後給他們一個司令安慰他們。在我們有着精確的地圖的時代，那種習俗不能根據理性予以解釋，但是它在英國好些教區，甚而在倫敦城裏維持下去。

因爲在一三六三年倫敦城的酒商(Vintners)公會有一天同時招待五個國王晚膳，今日在同『公會和公會主人』祔爵的時候，他們依然高呼五次，又因爲祇有，跟染料公會，他們有權在泰晤士河養一些天鵝(這種特權爲英王所獨享，他是天鵝的主人)，在那些大日子，給他們王族的客人，他們獻上一些燒天鵝，作爲他們由樂手伴送及由天鵝守吏(The Warden of the Swans)前導的熱葦。康泰貝利大主教(L' Archeveque de Cantorbéry)席間所做的獻爵的致詞跟六百年前的無二致，這件事實給所有在坐的英人一種極大的歡慰及好像給他們一種忠實履行義務的曖昧的感覺。

在英國，大半古老的體制依然完好無缺。現代的生活應該在這些體制之內找到它的位置。

(1) Prince de Galles, 即現在的溫莎公爵。

二 新的風俗

泰納(Taine)先生於一八六零年所見到的英國是一個貴族的國家。政權由小數家族執行；土地，別業屬於這些相同的家族；國家的全部生活似乎為他們的舒適和為他們的娛樂而設。在今日，「幸福的分配」變更了。高樓大廈當中，有些仍舊在它們往日的業主手裏；在許多情形裏面，賦稅，生活程度的增高，使往日的業主再也無法維持這些物業。蝶丹納(Deephene)的產業，在它的綠蔭底下狄思拉愛里(Disraeli)喜歡和他的高貴的友人散步，成為一個旅館，一如穆亞場(Moore Place)。克拉爾蒙(Claremont)，攝政王的女兒夏綠蒂公主(Princess Charlotte)在那兒死去，在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後，

法王路易腓烈(Louis-Philippe)也住在那裏，現在四分五裂，蓋有一些小田舍。英王愛德華七世本人登極時，把奧斯本(Osborne)別業讓給海軍部。廣大的園林和置有無數房間的屋宇的英國還沒有完全了結，但我們可以預卜它的相當接近的結局。

生活，在英國，現在是爲另一階級的幸福而設的。你且在一個星期日觀察一下那些公路吧。去彷彿自從開天闢地以來就在那裏的傳統的園林數英里，今日的英國有時使人想起一個開拓者的國家，因爲她四方面橫貫着斬新，筆直，寬廣得像河流的公路，以紅綠燈爲標記，給「木馬」的十字路口截斷，那兒車輛得繞過一個鋪着草坪栽着花木的小丘，晚上，一些閃耀的標誌指出這個小丘。

西南的大路，從倫敦至貝斯(Bath)，使人想起，由於它的光怪陸離的照來接往，黔(1)裏面所描寫的印度的大路，店戶鱗次櫛比，塗上鮮明的彩色。書籍、唱盤、收音機和、水果、甜食。到處是別緻的客店，是鋪着五光十色的陶磚的游泳池，是宿營的場地。下午，當你回轉倫敦的時候，車輛，大部的公英汽車，腳踏車的潮湧有如一道人與械器的連續不斷的急流。

在這道寬廣的潮流裏面，所有的階級混雜了。你看見家長，在他的自動腳踏車後面，攜着一個夫人和一個孩子；一雙情侶乘雙人腳踏車；穿shorts(短袴)的女子露出大腿，

男子穿反領襯衣；田家的小汽車和殷富夫婦的勞斯（2）。彷彿整個民族的理想就是滾動。朝甚麼滾？幹嗎滾？朝自然？朝愛情？不知道。得滾動。他們滾動。

沿着汽車大道有一些價值四五百金磅的新房子，幾乎跟車輛一樣多。走進這些田舍的幾家吧。它們會適合法國小資產人家或收入很不錯的工人。這是為那些中產階級，為他們平庸的歡愉，為他們平庸的欲望，為他們平庸的娛樂，此後建造飯店、開設遊樂場所，挖掘游泳池。目今在英國沿岸最希有的無過於在那裏一切都是「豪華和靜謐」的大廈，無過於高貴和與外間隔絕的海灘了。幸福的企業家今日所着眼的，不是一種成為極少數的豪富的顧客。這個國家，往日為一個貴族的歡愉而設的，成為，過於任何國家，中產階級的樂土。

但這種新秩序在昔日的體制裏面仍可存在。我們描寫過殊理的小城市：蓋爾特福（Gildford），化姆咸（Farnham），和它們嵌着四周飾以鉛質薄片的綠玻璃的有翼的房屋。駐在這些古舊房屋裏面的商店是什麼商店呢？最現代化的公司的支店——發售三個至六個便士的貨品的美國烏爾華斯（Woolworth）的支店，斯密士（Smith）書店的支店，鉢士（Boots）藥房的支店。在別一個國家，他們許會拆毀這些街道，好得，在一九零零年，裝置一些四周飾以鐵鑄的百合及蓮花的玻璃飾櫃，在一九三零年，裝置一些直線的門

面。這兒，他們認為最能引起行人走進百貨商店的欲望的方法，是讓它保存着這種好侶伴的，慇懃和有朝氣的暮年的神氣，而數百年來，收容它的房屋始終保存着這種神氣。

革新的組織和一個舊日的軀殼的這種混爲一體，這是英國。一面雖肅慎戒懼信守它的習俗，她却成爲，幾乎在各方面，一個跟美國一樣現代化的國家。威斯敏士忒國會縱有它的主席，載假髮和手執銀杖，它許多的議員却是工人。劍橋縱使在創校的帝王的畫像底下誦着經文，那裏的嘉文的殊實驗室(Laboratoire Cavendish)却提供最巧妙和最新的解答去詮釋原子的構造。上議院縱保留着掌璽大臣所坐的羊毛袋，一個大實業家，一個大銀行家，一個像史諾頓(Snowden)的社會主義者却成爲那裏的議員。體制提高這些新的人面的地位，而這些人面本身將慢慢爲體制所改造。

雖說出自無心，方法仍是近人情和明智的。儀式可以貌似無用；事實上，它化育那些被迫信守這種儀式的人。

李爵士 Lord Lee 是給他的種族的神靈一個最聰明的詮釋的人，他把他的宏偉的采格(Chequers)別業獻給國家作爲首相官邸，無論首相是何人。因爲一間高瞻遠矚和大樹合圍的美好的住宅，該有助於養成一個英國政治家的靈魂的。

(1) Kim, 吉百齡的名著。

(2) Rolls-Royce 豪華汽車的牌子。

三 性格的成份

分析一個國格總是一種冒昧之舉。我很知道某個英國人；我不認識英國人。不過幾百年共同的歷史和傳統，一種氣候，許多習俗，一種宗教，能使來源極不相同的人物有一些共同的特點。

氣候——英國的氣候是世界上最反覆無常的氣候之一。你無法，在清晨，根據天色，預卜日間的天時。十一時的陽光繼之以正午的驟雨。由是雨傘永遠搭在倫敦居民的臂間。也許英國人的疑惑不定就是爲這種變幻多端的天時的景象和效果所形成的。再沒有比這個民族更流動更反覆的了。選舉的結果，在英國，跟暴風雨一樣難以預測。西方的

風在英國人身上孕育樂觀思想和健康，東方的風却對他們有一種沮喪的影響。服爾泰，在一篇有名的而且依然真實的文章裏面，曾提及這些突然的變化。不過氣候縱是反覆無常，它却甚少不容許你，至少一天過幾個鐘頭的戶外的生活。「在英國，天時不好，氣候却健全。」英王查爾二世說過世上沒有一塊地方，你可以，好天氣，壞天氣，在戶外生活這麼多的日子。這種環境，兼以作够劇烈的運動的必要（因為這裏很不暖和），說明體育發達的原因。從十三世紀的弓箭手到二十世紀玩哥爾夫球的人，所有英國人對於中規中矩的體育都極為重視。

末了，假如說常常籠罩着這個國度的重霧使人明白爲什麼對於瑰異的癖好在此地這麼強烈，也許沒有說錯。被霧改變了樣子，所有事物便成爲駭人的和過分的。由是而有一種奇異的，別致的詩情，跟一種對大自然的劇烈的愛好最易配合，大自然爲雨露所潤澤，在這島嶼裏面醴醴之至。一個住在英國鄉間或住在蘇格蘭鄉間的外國人，看見對他講述幽靈不可思議的故事所本的認真，有時覺得唐突。每座老舊的別業，每間隔離的房屋，都有它的幽靈。在懷爾特夏（Wiltshire），草坪的小丘掩閉着史前的鬼物。在溫莎別業，年青的步哨被暗示，像在哈姆雷特裏面一樣，他們不用惶然假如他們在城牆之上遇到一個遊魂。嘉特蓮考話（Katherine Howard）是英王亨利八世被斬首的妻之一，她常

常在威頓庭 (Hampton Court) 顯現。在蘇格蘭，你的主人請你不必驚慌，假如馬廐斯刁滑 (Marie Stuart) 或姆狄雷 (Darnley) 來擾你的好夢。所有這些故事將不大使你駭異，當你有一天，在這些重霧裏面，碰到一些奇形怪狀。

島國。英國島國的地位在現代纔具有一種實在的重要性。原來這個地位不大能够，反乎大家所說的，有助於構成英國的國格。英國一天不是一個海上的強國，她一天跟大陸國家遭受着同樣的動盪。能够阻止入寇的海軍的，不管他們如何笨拙或胆怯，當然不是狹隘的嘉萊海峽。所有移徙的民族都容易誕登英陸。塞爾特人征服過她；羅馬人在那裏安頓過；英吉利人，撒克遜人，諾曼人復取而代之。但是，自從羅馬的入寇，一個卓著成效的政府從島國的地位尋出英國所隱然包含着的安全和幸福的成份。

種族和文化的混雜。這是英國最特別的性格之一，一方面，曾爲塞爾特和羅馬的省份，記有羅馬的印痕，（「我們都是羅馬的紀念碑，」采士特頓 (Chester) 說，）別方面，以她撒克遜的源流曾參涉過日耳曼文化。在這點她異於法國和意大利，那兒羅馬法，羅馬的思想範式曾蓋過其他一切影響，但也異於不太羅馬化和依然有一部份是異教的德國。

有等史學家力言在羅馬人他去之後，由於那些許會保存這種文化的人之被屠殺，羅